

在北极村找「北」

□ 色光潜

的祖国最北的土地；有人向往最北的邮局，想给重要的人寄一张明信片；有人赶往最北的小店，想给亲朋好友带一点北极村的特产……

找“北”的人奔跑在各个景点，打卡各个广场，有北极爱情广场、金鸡之冠广场、北极定位广场、神州北极广场、北望垭口广场……我的步伐总是跟不上大家，即便是结伴而行的老朱也将我抛之脑后，我不得不与部分景点擦肩而过，以便在时间与团队基本保持一致。即便驻足某些景点，也仅仅浅尝辄止。不过，在北望垭口广场和金鸡之冠广场，我不知不觉放缓了步伐，长时间仰望观瞻。

北望垭口广场处于北极沙洲的“中国陆地最北点”。广场上建有三个夹角为120度的“北”字，高达10.5米，合围矗立，令人眼前一亮。它们均采用清代皖南、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小篆之“北”，极尽线条简洁之美，视之尤为亲切。邓先生是我的先辈，是我的乡党。我欣赏过他的不少作品，我在《印象记》中专门谈到了他的小印“惠言”——其线条拙朴简单，虚实相济，疏密有致，大抵均衡。二字突破边框，缺多于实，有通物之感，与眼前的“北”字如出一辙。

仰望金鸡之冠，由衷感慨它的设计理念——“黑水右岸，龙玺一方；冠上嘉冠，聚福纳祥。”我顿生生出“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豪迈之情。金鸡啼晓，光明如约而至。黑龙江省便是金鸡之首，漠河便是金鸡之冠，而北极村恰恰是金鸡之冠的最高点。整个雕塑处处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华夏

的精神图腾——龙的造型，它昭示了中华民族国运昌盛，累世不衰；玺的东南西北各有浮雕青龙、白虎、朱雀和玄武，镇四方，威天下。最有意思的还是擎玺之柱，它们在阳光的照耀下，产生了一种奇幻的视觉效果，如同神秘莫测的北极光。

围观和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不断有人请我让一让，我在茫然无措中越发孤独，便渐渐远离了喧嚣，驻足寂静的江畔，越江而望，反而更加孤独。于是，我又返身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悄悄步入几乎没有人迹的北字广场。

北字广场又叫北字园。据说园内有108个形态各异的“北”字，遍及篆隶楷行草等各种字体，个个都是名家之作，不敢轻视。园子很大，杂草丛生，地面有看不见的小起伏。形态各异的“北”字散落园中，披风沥雨，静听江水南流。这些字极少聚在一起，看上去孤孤单单的，极尽“北”字的本义与内涵。即便面对面，也是相距百年千载，如王羲之与王铎，欧阳询与邓石如……

勒石之“北”，遍地都是。高低错落，如伏虎，如脱兔，或如屏如柱，有磐石之厚重，也有跳跃的轻盈感。几个金属凝聚的“北”，被涂上了红或绿的颜色，一人多高，背靠背立于路旁，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来来往往的行人，偶有一二于此留影。刻于木头上的“北”，高高在上，原始的木色散发出一股粗拙的味道。其实，它们在时光中最容易被风雨侵蚀。

王铎的“北”，取自《拟山园帖》。我记得其中不止一个“北”，为什么选一个笔笔分离

的“北”呢？虽然有笔端的纵放之势，特别是收笔意犹未尽，但是总觉得缺少了什么。缺少了什么？我这个只是爱好写字的人也说不清楚。抬眼望去，右前方有三个硕大的勒石之字——中国梦。我缓步走过去，北风轻轻地吹，有点寒意。偌大的园子，除了“北”字就是我呀。我还是觉得孤独。徜徉在众多“北”字当中，我是一个找不到“北”的人，一个若即若离的过客——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开北极村，去拜访神秘的鄂温克民族。

来自亳州的同学朝我招手，意思是时间不早了，回车上集合。我招招手，又摆摆手。我想再找几个“北”——是啊，这么多的“北”，到底哪一个属于我呢？肯定不是王羲之的，不是颜真卿的，也不是赵孟頫的——赵氏的“北”过于悲壮；更不是李世民的“北”——他的字太像“水”了。难道是陆游的“北”？我伫立在贺知章的“北”字面前，沉享良久。它有诗人的奔放与内敛，他总想让背对背变成面对面，然后拥抱一体——我突然不知道“北”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了。

我茫然无知地望着北方，这个地理方向无疑是准确的——可我的“北”，到底在哪里？

沉思之际，一位秀丽的妇人牵着娃娃朝我走来。那个蹒跚学步的男孩挣脱了母亲的双手，奔跑在北字园里……他跌倒了，嘴里含着青草，面朝最北方。我开玩笑说：“你家宝宝从小就方向感明确，长大了少走弯路，一帆风顺。”

其实哪里都有“北”，也都没有“北”。不过是要找到人生的方向，一路走下去。



午夜电话

□ 胡孝清

夜色浓郁如墨，月光稀薄如缕，城市的喧嚣在深夜的帷幕下悄然沉寂。李明端坐在他狭小而温馨的公寓内，面前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微弱的光芒，映照出他那略显疲惫却依旧专注的脸庞。作为一名自由撰稿人，夜深人静之时，正是他灵感喷涌的黄金时段。然而，今夜的创作之路却似乎并不顺畅，文字仿佛被某种无形的枷锁束缚，迟迟未能流畅地跃然纸上。

时针悄然滑向午夜12点，李明准备起身泡杯咖啡提神。就在这时，一阵急促而尖锐的电话铃声骤然响起，划破了夜的宁静，惊得他险些从椅子上弹起来。李明微微皱眉，心中涌起一丝疑惑与不安。他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号码。这么晚了，会是谁呢？犹豫片刻后，他还是怀着戒备之心按下了接听键。

“喂，您好，请问是哪位？”李明的话语中带着一丝谨慎。电话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以极快的速度传来：“梧桐街13号，有人需要帮助！快点！记得是梧桐街13号！”话音未落，对方已挂断了电话，只留下“嘟嘟”的忙音在空气中回荡。

李明愣住了，心中涌起一阵疑惑与好奇。梧桐街13号，这个地址对他而言完全陌生。然而，出于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忧，他还是决定前往一探究竟。他披上外套走出公寓，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远处几家24小时便利店还亮着微弱的灯光，宛如夜的守望者。

经过一番曲折的寻找，李明终于找到了梧桐街13号。这是一栋破旧的老宅，周围杂草丛生，显得荒凉又阴冷，既没有灯光，也没有人声，只有一股令人不适的寒意空气中弥漫。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时，一阵微弱的咳嗽声隐约从宅院内传来。李明的心跳骤然加速，他小心翼翼地推开半掩的大门，走了进去。

最终，在一间布满灰尘的房间里，他发现了一位蜷缩在角落里的老人。李明摸索着打开电

灯，只见老人衣着单薄，头发花白，眼神中满是惊恐与无助。他轻声问道：“您怎么了？”老人的眼中闪过一丝微弱的光芒，用颤抖的声音回答：“小伙子，我生病了，能帮帮我吗？”

从老人断断续续的话语中，李明得知，老人名叫王柏，住在不远处的另一条街上。傍晚时分，他来到这条街找一位老友散步、聊天，结果老友不在家。回去的路上，他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便靠在这房子的大门上休息，没想到一休息就再也爬不起来了。

李明满脸疑惑地问道：“老大爷，是您打电话给我的吗？”老人摇了摇头，说：“没有呀，我出门走得急，忘记带手机了。”那是哪个好心人给我打的电话？为什么不回家人电话，或者直接把我送回家呢？”老人想了想，说：“哦，我想起来了，当我靠在门上的时候，好像有人来过，可我迷迷糊糊的，什么也记不得了。我现在待在这里，大概也是那个好心人把我扶进来了。”

李明来不及多问，温柔地安抚着老人，并搀扶起他准备送去医院。老人执意要回家，李明只好答应。路上，老人突然问道：“小伙子，你是不是叫李明？是省里的‘学雷锋标兵’？”我在家门口的公园里看到过你的照片和事迹。”李明笑了笑，没有回答，只是认真地背着他小心翼翼地往前走。

经过一番周折，他们终于来到了老人的家。他的家人看到这一幕激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原来全家人已经焦急地寻找了很长时间，几乎要报警了。

回公寓的路上李明的心情异常轻松。虽然这个夜晚充满了未知与惊险，但他知道，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那个午夜电话虽然神秘莫测，却让他有机会帮助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也让这个夜晚变得不再平凡。他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指尖在键盘上轻盈地跳跃着，一行行文字如泉水般流淌出来，生动地讲述着这个关于午夜、电话与温情的故事。

飞行了十年的“梦想回旋镖”

□ 王浚雯

我自幼学习跆拳道，用了十余年时间，将腰带从白色“熬”成了黑色，小书桌上大大小小的奖牌攒了一箩筐。

因此，初二前的我是一名标准的“体育生”。上午文化课，下午体育场就是我的日常生活。那时的我有着一个无比坚定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专业的跆拳道运动员，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为国争光。

可惜，我的“奥运梦”倒在了一场比赛之中，因为战术失误，我在那次比赛中受了伤。而鼻梁上的伤口更加“不堪入目”的是，那场比赛兼具了选拔功能，获胜的前三名将进入更加专业的团体中接受更加专业的训练，而初赛和复赛的成绩相加后，我刚好以0.3分之差成为了综合排名第四的选手。

那次比赛后，我失去了进入专业运动团体的机会。回家后，我默默地收起了自己的黑色腰带，清理了小书桌上所有的奖牌，开始像一个普通学生那样上学。然而，有时候“过分正常”就是一种反常。

因为长期训练的缘故，初二前，我的大部分校园时光都是和教练一起度过的，那时的教练对我来说亦师亦父，不得不，当一向“吊儿郎当”的教练主动找我谈心时，我深感意外。

他问我：“你有没有发现你在体育生中是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我自嘲：“对，是个非常倒霉的存在。”

要是往常，听到这话的教练早就开始笑话我了，可这次他却异常严肃地说：“我说的是你的学习成绩。”

“哦？体育生哪来的什么文化课成绩排名。”

“确实，体育班从不进行文化课成绩排名，我特意拿着你的成绩问了学校的教导主任，他说你部分学科的成绩就算在全校最好的文化班里也属于前列，而这样的成绩仅仅是你每天上半节课考出来的。”

看着我惊讶的眼神，教练继续说：“你仔细想想，在这次比赛中，你的体育成绩虽与第三名差了0.3分，但你的文化课成绩比这场比赛前三名的孩子加在一起还多，这说明你完全有能力成为一个‘文武双全’的人，不是吗？”

“可我的体育梦注定不能实现了。”我反驳道。

“怎么会呢？梦想是个回旋镖，只要你不放弃，你就永远在通往梦想的轨道上。你尽管大胆尝试，如果还是不喜欢，你随时来找我，我亲自培养你当体育老师，你看行不？”

就这样，教练不仅为我的体育梦兜了底，还亲自将我送入了人生的第二个赛场。

一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地的重点高中，并在各种校园活动中充分发挥“前体育生”的优势，为自己所在的班级赢下了诸多荣誉，获得了老师和同学们的认可。

后来，我考入了一所知名学府的社会学专业，但遗憾

的是，儿时的“最喜欢”也因此离我越来越远。

或许，梦想真的有回旋装置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学校体育研究所的招生海报，便毫不犹豫地提交了自己过往的研究履历和运动经历，带着撞破了“南墙”就是“南门”的无畏精神，闯进了体育研究所的大门。

还记得考试结束那天，考生的退场路线需要穿越学校的体育馆。我穿着一身黑色西装，再次踏入了那块无比熟悉又许久未见的方型赛场之中。那一刻，一身西装的我，身影仿佛与那个穿着跆拳道服的小姑娘逐渐重叠起来。当我的视线再次清晰时，我看到了一支回旋镖，那是一支飞行了十年的回旋镖，它正以一种无比夺目的方式，不顾一切地向我奔来。

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见了，我与我的梦想正在以彼此最好的模样，重逢在了故事开始的地方……

姜，大家并不陌生。它是一种日常调味品，我们平时炖肉、吃火锅、做馅儿都离不开它。生姜的味道有辛辣、微辣型，有良好的去腥解腻、促进食欲的作用。

母亲在自留地种了姜，每天把自己放逐到田地里，她辛勤的汗水浇灌出了丰盛的庄稼和蔬菜，我们的姜也年年丰收。

收回来的姜，母亲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窖藏，一部分留作日常吃，一部分做成姜糖片。姜糖片上那层白花花的糖霜实在诱人，吃过之后方知内有乾坤。整片姜糖片吃进去，细汗立刻就会从身体各处冒出来。母亲说，多吃姜糖片能预防感冒。

母亲防治感冒的法子很多，除了炒姜糖片，熬姜糖水也是一绝。切一小块姜放在锅里炒黑，趁热倒一碗水烧开，放进红糖继续煮一会儿就成了。感冒的人端着姜糖水来不及在身体里打转就从毛孔里出来了。姜糖水不好喝，但治疗风寒感冒的效果却很显著。

如今，我们离开了土地和农村，但我心里对姜的情愫却愈发深沉起来，我想念姜梢的清淡香味，想念姜刚出土时润泽光鲜的黄，黄里还带着粉红，如同二八年华的娇羞女子。

今年霜降后，我带着小外甥去姜田体验生活，正好赶上农庄的姜文化节。晚秋风凉，但整片姜田热闹非凡，不仅有专家姜委、新闻媒体人，还有四五十个收姜人在忙碌着。

以前出姜要用三角钢叉一窝一窝剜，将钢叉对准姜垄，俯身用力踩下，压又柄后，另一端包裹着姜的土块翘起，弯腰抓住姜叶轻轻提起，去掉附着的泥土，一块鲜姜就赫然出现在眼前

了。刚从地里刨出的姜娇嫩得很，姜农小心翼翼地护着，像抱起一个刚满月的婴儿。现在出姜就省多了，先用拖拉机带着收姜型沿着垄沟犁开，待沟里的泥土松动后，干活的人只需用手轻轻一拨，姜就出来了。

小外甥待拖拉机过去，立即跑过去拔姜叶，他晃着胖乎乎的小手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惹得周围人哄堂大笑，纷纷夸他是个小男子汉。小外甥听到夸奖，干得更起劲了。

“咱山王庄姜迄今已有1600多年的种植历史，自古以来就是贡品。山王庄背靠太行，东临丹河，土地肥沃，富含矿物质，尤其是硒元素，十分丰富，种出的姜营养价值高，姜色黄艳，质地坚实，丝丝细，百煮不烂。2020年，沁阳怀姜还被收录为‘全国名特优农产品’，是我们的荣耀！”农庄负责人介绍起怀姜来带着满满的自豪感，“今年我们共种植了15亩怀姜，每亩产量大概4000斤，现在每天能出5000多斤。我们以线上线

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现在全国各地都有咱们怀姜的影子。”现在政策好，政府扶持力度大，如今山王庄镇有6家农户规模种植怀姜，家庭农场等种植基地有5处，全镇怀姜种植面积220余亩，户均每亩增收上万元。为农村闲散劳动力找到了就业门路，让主要劳动力掌握了山王庄姜、怀山药和葡萄生态种植技术，培养了一批熟练的技术工人。

站在姜田上眺望，远处的太行山苍茫浑厚的巨大剪影，朦胧虚幻如仙境。太行山下这片富饶的土地及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以姜为伴，以姜为业，不断发展着怀姜种植产业，依靠网络把怀姜及姜产品卖到全国各地。阳光静洒在姜田上，青嫩的绿叶随风而动，这是生命在持续生长。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田玲



“解放军打到哪里，教科书就送到哪里。”叶先生的话深，深震撼了我。那张繁体中文任命书承载的是家国情怀，是责任担当。叶先生和他的伙伴们做到了！他们精心擘画、迅速出版、及时送达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科书，保证了开国之初基层教育秩序的稳定过渡。展柜里那些泛黄的国语课本，是对“心怀大我，至诚报国”的最好诠释。

在这里我第一次知道，原来教师节能够设立，和叶先生的奔走呼吁密不可分，我在建议确定全国教师节日期及活动内容提案前驻足良久。是对自己无知的羞愧，还是对先生拳拳之心的感佩，自己也不清楚，大抵兼而有之。

看到1981年《人民日报》上叶先生的文章《我呼吁》，我才知道，原来那时候他已经呼吁不能片面追求高考升学率，要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了。教育从来都是培养人的事情，爱护学生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

先生的这篇文章，引发了两会代表的强烈反响。提质增效，减轻学生负担，是每一位老师毕生的课题。

听到顾先生和吴馆长聊起叶圣陶先生因为教师清贫和艰苦号啕大哭的事情，我不由肃然起敬。

在这里，我看到了叶先生和家人于1997年捐赠稿费251976.71元的证书，据说他原本不愿意整理出版自己的作品，认为那是沽名钓誉，不屑为之。出版社的同仁和家人游说，说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情，既是归纳整理，让别人系统阅读叶先生的文章，稿费也可以捐献，为出版业做贡献。叶老这才同意。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别的姑且不论，单是他那一页页亲手修改的手稿，从用词到标点，细致入微，无论是青年时期，还是八十高龄，皆是如此。譬如，他写给北京外国语学院曾宝元同志的信，语言简洁，通俗易懂，就《新编语文教学

方案概要》提出了明确意见和建议，双引号、小括号、修改符号……无一不清晰明了。在帮助别人审稿的时候，对一个词、一个标点、一句话，都会仔细矫正，且使用商榷的语气。有一页纸上写着：

25页2行，“使读者……帮助读者……”似宜合并起来说。7行，“大小不同”欠妥，似可不说。

10行，以上都作“板报”，这儿突然出现“黑板报”，似可不必。

……言辞恳切，亲切温和。足见叶先生做事谦逊认真，做学问严谨求真，对语言的严格要求是一以贯之的。

今年是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有幸深度了解先生作为中国教育出版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做出的卓越贡献，感受“一代师表”编写和编辑工作中“无篇不精、文质兼美”的尽心竭力，教育家精神就和先生的作为重叠了，叶先生便是具象的高标。

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对于语言运用，像叶先生那样，力求鲜明简洁、细致恳切、精益求精，教会学生准确表达；做事待人，像叶先生那样，追求真理、忠诚务实、宽厚谦逊，成为学生的榜样。我想，这便是对先生最好的缅怀，最深的铭记。

又是一年出姜时

□ 廉彩红